

紅色陷阱

(本文插圖刊第8、38頁)

與謀爲伍險遭沒頂

●趙掄元(曾任陸軍中將經理署長、交通大學兼任教授)

襖比掛貴夏日難穿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筆者於役西北，服務於西安第一戰區長官部，任經理處長。聯勤總部在西安設有第七補給區司令部，司令原爲周士冕將軍(黃埔一期)，周將軍奉調他職，由原後勤部副部長端木傑之介，發表吉玉銘將軍繼任。吉玉銘江蘇海州人，輻重學校畢業，曾任傳作義將軍的兵站總監，號稱後勤能手。他來到第一戰區，因與司令官胡宗南將軍素昧平生，毫無淵源，他爲了表示經理公開、全心做事，他向長官部參謀長盛文將軍極力要求由筆者兼任補給區的經理處長，經報請胡宗南長官同意後，我即去補給區報到，就任兼職。

吉玉銘司令到差伊始，勵精圖治，整頓風紀；對人則鼓舞士氣，對事則要求效率。例如他嚴禁衛生處假公濟私，擅自開駛標有紅十字的救護車，到處亂跑；又如他處斷採購弊案，簡潔明快，運輸處採辦鋼鐵(打造馬掌的鐵料)，不愼購進鋼料，無法使用，運輸處振振有詞的說：「鋼料比鐵料價貴，以低價買得高級品，本處並無過失，更是沒有弊端。」吉玉銘厲聲說道：「我知道皮襖比大褂子貴，夏天要你穿皮襖，行嗎？」

君子處長大權旁落

吉玉銘知道我在長官部的事情很忙，特准我在補給區只辦半天公，他說：「你只須監督重點，掌握大綱大領，至於瑣碎事務，可交由副處長杜子樑辦理，杜副處長既肯幹又可靠，你處久了就知道了。」於是我上午在補給區，下午回長官部，按部就班，循序從公，與吉玉銘相處甚得。

經理處副處長杜子樑上校，陝西人氏，爲吉玉銘多年的老部屬，係西安軍需第一分校第十四期學員班畢業，我曾在該校兼課，故有師生之誼。杜子樑副處長年齡比我大，經驗比我多，久歷江湖，能說善道，對我非常客氣，口口聲聲稱我老師。經理處所轄糧服庫站，散處各地，人多事繁，杜子樑副處長刻苦自勵，任勞任怨，不但把業務處理得井井有條，並富有領導統御能力，致令各級幹部朝氣蓬勃，任務執行非常順利。

我有了這樣一位好幫手，並有吉玉銘的示意，要杜子樑副處長多負責任，我也樂得偷閒，由他放手去做；我只是作個對長官部或陝西省政府的聯絡溝通者而已。至於與部內各處權責的爭議或與田糧處以及受補單位特案軍糧收發的討價還價，杜副處長總是要我做紅臉人，他做白臉人，侃侃而談，從不吃虧讓人。相比之下，我成了好好先生，有人背後稱我爲「君子處長」。甚至有人批評我「大權旁落，愚不可及」。

危城飛餅空投誤失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三月二十一日國軍收復延安，爲了保持機密，事先策訂作戰計劃時，補給區無人參與，對後勤供應，毫無準備；追部隊開始行動，糧服補充，急如星火，弄得手忙腳亂。並以陝北地瘠民貧，糧秣全靠後方追補，補給區經湊集GMC大卡車一百輛，輪番輸運。而共軍游擊隊，出沒無常，公路橋樑，時遭破壞，前方官兵，嗷嗷待哺；陸運不濟，乃改以空投鍋塊(陝西一種特製大餅，半徑約十吋，厚約一時半的大圓餅)濟急。這時杜子樑副處長最爲辛苦，調集米麵，督製大餅，不眠不休，日以繼夜。不過此種運補，績效不彰，因爲不是運糧卡

車被共軍游擊隊打劫而去，就是空投大餅，飄落共軍防區。筆者亦曾親往延安查看。好在此種失誤，都不是經理處的過錯，經過檢討，都認爲陸運損失，是護運武力不足，或後方治安不良。空投失誤，則認爲是米糧不掛降落傘，自由空投，難期準確；而部隊不善使用空投板，標識不明，更是導致誤投的原因。

此種緊張工作，持續至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前方忽然敗報頻傳，整編第二十九軍在瓦子街遇伏，全軍覆沒，軍長劉戡、師長嚴明、旅長李達、周由之陣亡，國軍撤出陝北，反攻爲守，經理補給作業，恢復了正常狀態。陝北戰役失利，蔣中正總統非常憤怒，胡宗南長官受了撤職留任的處分，參謀長盛文赴京受訊。

倉餘轉售購買電筒

先是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秋季的某天，吉玉銘司令很高興的對我說：「你到差半年，各糧庫不但沒有損耗，反有倉餘，昨日盤存報告，竟有倉餘一百多萬斤，殊堪嘉許。」我說：「各倉庫盤存有倉餘，是加強管理、杜絕走漏的結果，這都是杜子樑副處長奔走督導、各級同仁兢兢業業的績效，對杜子樑副處長似應予以獎勵。」吉玉銘司令說：「杜子樑工作努力，我也知道，年終考績時，併同考慮吧。倒是這批餘糧如何處理？報繳長官部如何？」我說：「似乎應該報繳聯勤總部。」吉玉銘司令說：「應該固是應該，事實上也不無顧慮，別的補給區都是呈報損耗，獨獨我們呈繳倉餘，不但有沽名釣譽之嫌，甚

且還要遭人之嫉。」正在此時，胡宗南長官自延安打來長途電話，找我說話，打斷了吉司令的話題，未得結果。

時隔不久，在長官部見到參謀長盛文將軍，他說：「聽吉司令說補給區有一批餘糧，要撥交本部？」我說：「是的，爲數不多，依程序應報繳聯勤總部，長官部似乎不必冒此不韙，胡先生（對胡宗南長官的尊稱）也未見得同意。」盛參謀長說：「你知道魯崇義師困守晉南孤城（運城），急需大號手電筒，加強夜間防禦，而手電筒又非補給項目，需要自籌經費購發，最好將此批餘糧變價，購補該師手電筒，公款公用，充實戰力，無所謂題不韙，縱有問題，由我承擔。」由於盛參謀長的交代與吉司令的希求表現，經將該批倉餘，作價撥交西安軍需工廠（當年軍需工廠的工人，無軍人身分，須自行購糧食用），得款急匯南京辦事處，在上海採購強光手電筒及備份電池，空運西安，按每班兩隻轉發魯崇義的第三十二師。

上級查案據實化解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秋，第一戰區長官部奉命改組爲西安綏靖公署，胡宗南長官改任綏署主任，內部組織大體如舊，次年春，筆者奉命出任聯勤第七賬審處長（駐西安），三處辦公，分身乏術，請辭兼職，又不獲准，補給區的業務，大部由副處長杜子樑處理。忽然國防部監察局派監察官鍾英少將來到西安，電話約我前去晤面，說有事洽談。鍾英先生，是我軍需學校前輩

學長，在我需校畢業後初任會計處統計科少尉科員時，鍾英學長已在經理署財務司經理科任中校科員，辦公室東西相對，時常照面；他是出了名的剛正不阿，脾氣暴躁，時常把領款人的簿據摔在地上。我立即前往西京招待所，會見鍾英少將，承告有人指控補給區盜賣軍糧，特來查案云云。並要求我予以協助，如何著手，先約何人談話，要我提出進行步驟。

我心想無論在補給區或是在長官部，我都是主管處長，授受全經我手，既不可談過於部屬，更不願託詞於上級，況且自從陝北喪師失地以來，牆倒眾人推，各方多在無事找事，借詞指責。胡宗南將軍正在輟光養晦，盛文參謀長又去京應訊，他雖有「如有問題，由我承擔」的話語，現在自顧不暇，何由承擔？在此時期，不可爲長官增加煩累。而且本案並無絲毫私弊，不須畏首畏尾；同時深知鍾英監察官剛直公正，只要合情合理，必可得其認可。於是我當即面告：「補給區處理餘糧，是我經手，得款轉交長官部，長官部收受此款及運用開支，也是我所經手，我一人即可說明全案首尾。」於是我把當時的經過簡要敘述了一番，最後我歸納了四點，總結說：（1）並非正額軍糧，乃是加強管理的倉餘，以前每月均報損耗；（2）並非在市面賣糧，係撥由軍需工廠轉賬；（3）得款數額不大，統繳西安綏署，私人並無侵潤；（4）綏署用以購補部隊手電筒，加強戰力，公款公用，符合蔣中正總統「前方問題，前方解決；部隊問題，部隊解決，不可全賴中央」的昭示。次日又將有關案卷文件（多係吉司令、盛參謀

長的親批)以及採購手電筒的發票和領到手電筒的部隊收據等案齊，送請鍾英監察官一一審閱，證實我日昨所說，句句有案可稽，並非信口敷衍支吾。鍾監察官衡情付理，甚為諒解，隨即返京呈報結案。一場來勢汹汹的風暴，幸得鍾英監察官的秉公處斷，得以化解於無形。

連續破獲地下電台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冬，西安綏署第二處(主管情報)在西安新華巷一號破獲了共黨的地下電台，活捉了共產黨員王石堅，並在該處搜出了許多非法文件及帶有長官部或西安綏靖公署銜頭的信封、信紙及便條簿，詢問王石堅，王石堅說那是熊彙奎(胡宗南長官以前的侍從副官，已送去美國留學)住在他後院時留下的。又逼問熊彙奎是否也是共產黨員？王石堅說：「他是胡某的狗腿子，那有資格做共產黨員！我只是利用他的人事關係而已。」

可是到了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底，大陸淪陷，熊彙奎改名熊向暉自美返國，逕赴大陸，先後出任中共的駐英代辦、駐墨西哥大使、統戰部副部長、信託投資公司副董事長等職，這才證實熊彙奎也是共產黨員。

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元月七日起，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連載熊向暉的長文「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自承在國軍攻略延安時，他如何偷抄作戰計劃及探詢部隊行動，事先傳遞共黨，歷歷如繪，這才令人恍悟陝北作戰的所以一敗再敗，全是共謀作祟。

在破獲王石堅案以後，綏署第二處又接續偵破幾處共黨地下電台，捕獲了不少人員。這時補給區金玉銘司令調職，由程開椿將軍接任，改任閔軾為經理處長，原副處長杜子樑率同經理處部份同仁，趕辦結束。有一天，經理處一位劉課長來說：杜子樑副處長失蹤了，經向各親友處探詢，都不知情，劉課長懷疑是被綏署扣押了，我當即電話第二處，向劉處長慶曾查詢；不料劉處長回說：「不錯，杜子樑已被扣押，正在偵訊，此案案情重大，你最好不要過問！」

我說：「扣押在什麼地方？能否接見家人？送些應用物件；並且他正在辦理結束，許多案由也須要有個交代。」

劉處長說：「現在偵訊期間，不能接見任何人，一俟告一段落，移送軍法處後，才能會見外人。至於應用物件，此間一切具備，不須掛念。」

原形畢露共謀授首

不久，杜子樑案移軍法處審判，以罪大惡極，證據確鑿，被判處死刑，旋即執行槍決。

原來杜子樑是共黨「陝甘邊區政府的地下財政部長」，從事諜報工作，補給區所轄站庫糧服收發數量，隨時供應敵方，用以判斷國軍駐地及人馬實數。國軍在陝北的糧秣運補，運糧卡車數量若干，何時出發，均先期預告共軍，故糧車屢次遭劫。空投大餅，杜子樑亦密電空投布板標示方法，共軍做照假冒標示，騙得許多補給。如謂熊彙奎的諜報是高級戰略情報，那麼杜子樑的諜

報則是低級戰術情報，高低融會，上下配合，致使國軍陝北之役，一敗塗地，令人浩嘆！奸人小忠小信，贏得上級信任，看似勞苦為國，實是掛羊頭而賣狗肉，食君祿而辦賊事，當年保密防諜的警覺不夠，只注意表面的工作績效，未考察實質的忠貞節操，一時不察，竟被蒙蔽，今日想來，實在深感愧悔。又查到許多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的文件。

前述倉餘報繳一事，即全為杜子樑所一手導演。他一面撥撥金玉銘司令將倉餘報繳長官部，一面又向聯勤總部告密，希望離開高級將領，製造內部糾紛。幸而筆者粗中有細，循規蹈矩，未為長官招惹煩累，自己也未陷身法網，總算履險如夷，遇難呈祥。而杜子樑陰險小人，終於自食惡果，正是：小人行險終蹈險，君子固愚未必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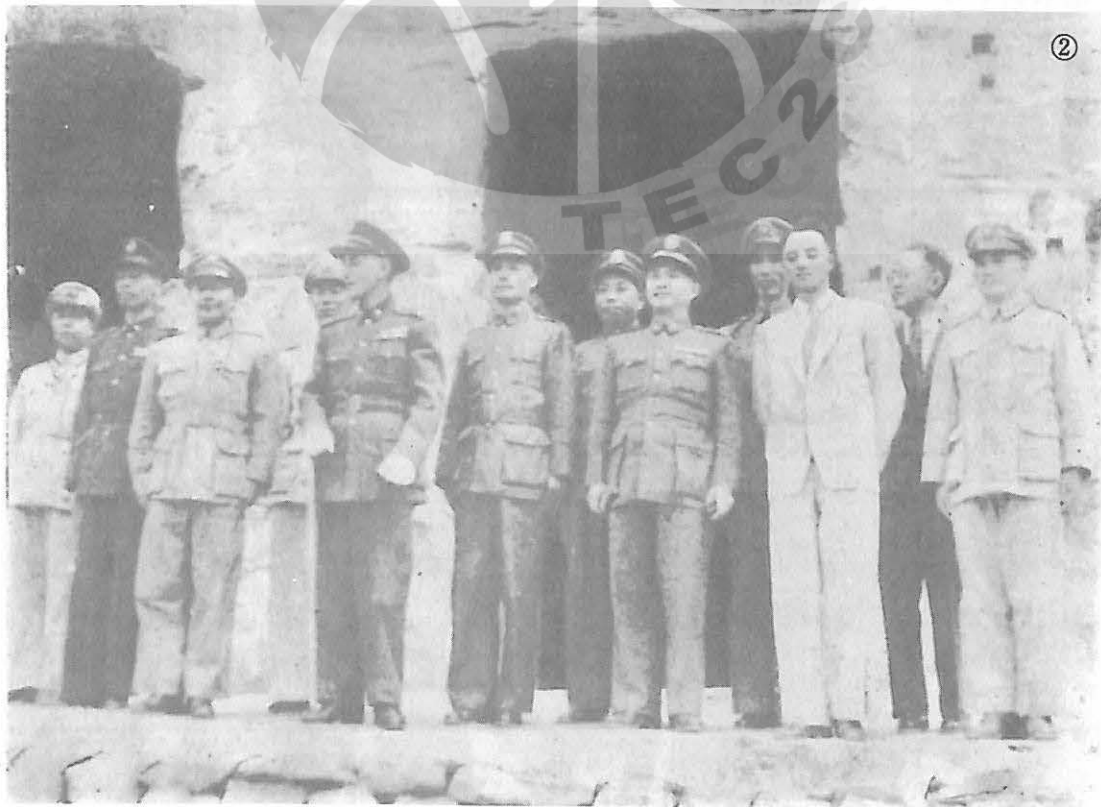
編輯報告 編者

本期稿擠，華松年先生「經建風雲外一章」臺灣土改內幕(答倪傑先生偏頗之說)及劉真教授來函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並向作家華先生等致歉。

趙掄元「紅色陷阱」插圖（文見83頁）

①作者趙掄元（左）與第七補給區司令程開椿將軍（右）合影。

②國軍克復延安時，先總統蔣介石（左四）蒞臨巡視，在清涼山萬佛洞與胡宗南（左三）盛文（左二）等人合影。





趙掄元「紅色陷阱」插圖（文見83頁）

① 作者趙掄元攝于江青在延安的窯洞前。

② 作者攝于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的住室前。

③ 右起：作者、杜子樑（已被槍斃），繼任的經理處長閔軾。